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印行

中國國民性的研究

黃閑道 著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印行

中國國民性的研究

黃閑道 著

中國國民性的研究

黃閑道著

目次

代序

總論

中國國民性的概別

我們應該栽培國民的好性

驅除壞的國民性

男人們和女人們

性教育芻言

中國國民性的研究

目次

弟弟的一封信——代序

.....

好哥哥！近來我的遺精病更利害了！我的主人見到我所睡的床上東也一團西也一堆他不好意思對我說，却向一位我的朋友說我必定有花柳病。

今天，我吃了一枝雪菜，在我的朋友面前，然後他對我說：

『密司徒黃！你有花柳病嗎？我們的主人是這樣懷疑你。』

我喝住說：

『什麼話？我一向康健的，你們從何處說起？』

他說：

『他說你在軍隊中好幾年，免不了性的狂溢，因而找到妓女們救急，所以一定

.....』

我搶着說：『否否！我是何等尊重愛情的人啊！這真冤枉！密司徒李！』于是密司徒李同情于我了，他接着說：

『我也決定你沒有的，我見你吃了這許多酒而愈信；但是我們的主人所見的不是你的吃酒，而是各床上的一團一團的『野』。』

他笑了，笑得比什麼還有趣，後來我們談到遺精的可怕，我說我從十四歲起便有了這種病，近來我的遺精居然和我的讀小說成了正比例；但我很高興於這件事，不過我的朋友硬說這是要醫治的，否則恐怕演成肺癆。

哥哥啊！軍中生活是多末的枯燥！從前有個無累君寫了一篇關於軍人生涯的短篇小說，我看了以後，非常的同情！我替他的文章續上一條狗尾，我居然由此和他做了朋友。

哥哥！你道他說的是什麼？他說得痛快極了！淋漓極了！

『我到了無可奈何之時，我搏膺而踊，一剎兒，我又鑽到被窩裏頭偷偷犯我的

罪。

我對於女人們，始終只是望望而已！她們不喜歡接近我這一身臭汗的丘大哥，我們又不滿意于那些經人家遺棄下的澆漓婆；于是我始終沒有愛人！

x

x

x

父母親給我買（只好說買）進屋裏來的那位Peg一般的小姐，我又不中意，我從前不是屢次向你說了嗎？我真沒有法子在家裏！我的哥哥啊！我被這種太傷心了的生活驅遣出來，我無論如何不得回家！

在現在的社會裏，本來做官當兵……都沒有意思，每個人都該做生產份子；然而我一想我的家庭，我的生產份子就做不成，在外面做生產份子，又是舍田耘田的辦法，我也不願意，所以我最後只得從軍而已。

假使我有的是一個合意的女性伴侶，——妻，我隨時都可以和她在家裏耕種為生，我們將攜着手在隴畝中同遊，我們將在青的山綠的水旁邊或上面唱快樂之歌，我們將永遠

不問聞污濁的政局。

然而在現在以前是沒有，以後呢？我的好哥哥呀！憑我的命運罷？我不敢決定了：論理，我一個詡詡的偉壯的少年，不該有一個好的異性伴侶嗎？我努力去追求！我有時是這樣的反對命運，我自信會有一個美麗的姑娘鑽進我的懷裏。

哥哥！你不是說你的小說賣不去嗎？那末，你可以寫一些論文罷！你如果以你的文藝之筆寫論文，我祝你產生一件好的作品。

讀書人是不值錢的，所以文章也不值錢，唉！好哥哥啊！我們改行罷！

『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濟岱江行，邈焉異處，風流雲散，一別爲雨，人生百難，願其弗與。……』

敬錄魏人王粲詩數句以侍左右。

.....

十九年九月九日尊道於軍中

中國國民性的研究

第一章 總論

我現在借這個小小的題目，發表我對於中國現有的教育和年來內亂的意見。我們都知道我們中國的教育在國家的命運下面已經破產許久了，剩下來的只是製造掠奪階級和搗亂社會者的教育。我們不用只在理論上去辯論，大約稍微留心於現在中國一般受了教育或正在受教育的青年心理以及生活的先生，一定會附和我的意見。

內亂不一定指戰爭而言，戰爭實在不過是比較使人看得明白記得清楚的一回事。國民們現在不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無時不在自相擾亂着，像一羣的糞蛆在糞坑裏蠢然騷動。也許有人說他們是爲着生活的驅使不得不然，他們一些也不覺得這是不應該的；但是這些人他就不知道這種蠢動是深根固蒂的國民性的壞的一部份的結果；大家本來可以不擾攘而相安，有這劣根性支配着他們，便使他們覺得這是應該的勾當了，一個人強奸

了別一個人，也許有人替他辯護，說是性的要求的自然結果，而他全不知道想一個方法可以使每一個人的性的衝動不淪於強奸，而可以滿足性的慾望。

x

x

x

我們要把內亂消滅，非如一般劣根性很深的俗子甚囂塵上的高唱武力統一或打倒某某那樣滑稽而空洞，我們憑着歷史識破了野心家的主張和行動都只是頭痛治頭痛治脚。甚至于自己去製造內亂的人，反扛起肅清內亂的漂亮旗牌，在一般人面前晃來晃去。我們見得多了。由懷疑而轉入確定了，所謂革命，所謂主義，都失了方法失了意義，不值一文，只是供野心家利用，

『我們的目的，是要把社會弄得好好的交還大家，至於我們自己，是一些野心也沒有的。』

聰明而狡猾的怪物，還要這樣的學着笑伯訥的口吻亂吠。我們見得多了！我自己更見得太多了！

起初我很以爲中國真個可以照着某黨某派甚至於某某個人的主張可以弄得好，而忽略了根本改革國民性的一個絕大問題，也可以說忽略了最靠得住的革命原則。——性教育。

說到這裏，不如破口說明罷！要消滅中國的內亂，除了發展性教育而外無他法，要明白這已經不是作者一個人的主張，同時我們要把教育二字認清楚：孟子所謂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教育的意思就和這道理一樣；是以先知的覺後知，先覺的覺後覺，並不是合起四百兆有奇的人去服從一個人的教育。教育絕對不是主義，必要得到多數人的了解 and 信仰才發生效力。教育是具有非常彈跳的進化力量，他的目的是使人類善化，所謂止於善，並且在各別的方法手段和過程中，教育都可以適應而愈臻完美。他和狹義的革命——就是戰爭，不同的地位，顯而易別。他又不是宗教，宗教是非科學的守舊的無補於人類的，而我們心目中的教育，是順着人性去感化人類，用科學的藝術的哲學的方法成功了世界和平的希望。

上面我兀然提出性教育三字，或許有人懷疑我又是什麼性慾主義者，其實則大不然。這裏所謂性，就是國民性的簡稱，爽脆的說，就的人性。人性善惡論，在周秦時代就鬧到于今，我們對於這問題的答案，是根據遺傳學而假設爲善惡參半。就是說，人類自有性以來，便混着善惡兩部份在內。要培養善的，除去惡的，就是教育的目的。

于此更要注意！即是嚴格的教育，不應該視爲一種武力式的壓迫。最明顯的就是：一爲利他，一爲利己，前者是以德服人，後者是以力服人。武力式的壓迫就是狹義的革命，也可就是中國年來的革命的必要手段。性教育非特根本反對這手段，並且極力想求泯滅這種手段的產生的背景。

一班老前輩先生近來每長吁短嘆什麼人心不古人心喪盡，不是無所指摘，不過他們說不明白或者指鹿爲馬，而新青年的成見，以爲他們是很不中用的了，矯枉過正，那裏還去注意他們的深意。

我們試想！教育的一般目的，不外養成被教育者的德育智育體育；現在我單獨的提

出一個性教育來，似乎專注重所謂德育，而忽略智育和體育了，但請放心罷！我決不這樣錯得利害，我同樣注重智育和體育。不過本書所論只關於性的研究，所以不岔到那裏去了。

說到智育，莫如科學的應該徹底研究，中國的科學家幾乎絕跡了，同時體育一道，中國沒有參加全世界運動大會的能力，在我說這句話以前，我豈是不知道！然而我現在拚命的要研究德性的教育，是絕對不會沒有原因在。

第一，目下的中國式的教育，雖不能說成什麼教育，然而對於德智體三方面比較看起來，智育體育比德育專注些。

第二，德育不能和智育體育一併發達，適足以製成亂階，亂階的程度，視智育體育之程度為高下。

第三，一班懷疑派的青年現在對於人格道德。人道，理性，……等等都失了信用了，這也難怪，因為他們已經得不到好的性教育，即使相當的也得不到，于是他們在社會

上看見了一些奇怪而陰險的人類的行爲，聽了一些以訛傳訛的反叛人羣甚至于反叛自身的話，習以爲然，便居之安，這樣一來，一切的錯誤都產生了，一切的壞事都發動了，假使我們稍微閱歷了這些事故，我們必定要咋舌驚異，而狂呼，這都是性的教育失了力量以後的成就。

以作者個人來說，雖然不受過什麼高深教育，可是自己信得過所受的德育實在只占全教育之十分之二，體育和智育平均各占十分之四。因此我展開了我心中的歷史，變得也特別有趣而利害，我常常說：我是一個壞人了，我不能不做壞人，我甘心做壞人罷。一個青年到了我的地位，想必生了同一的感想和行爲。

話得說轉頭來，中國今日的內亂更不得了，槍聲和砲聲，欺侮聲和叫苦聲，示威聲和喘息聲，哭聲和笑聲，……把大好的神州變成了老鼠窟，我在諸種亂象包圍之下，來到尤其大亂的上海，再不能不說兩句話了。

我曉得什麼？如果說造反作亂，我現在年富力強，當兵做土匪最合式；就是當流氓

和瞎鬧份子，也有資格。我只曉得這些而已。平白無故，我居然寫什麼國民性的研究，又是論文。又是講理，豈不變了一個假道學家嗎？

我明明知道這本小東西不濟于事，如果自家沒有錢的話，怕連印都印不出來，即是印得出來，上海新書汗牛充棟，我這個算得了什麼？常人說得好；少言可以藏拙；況且言論界的自由主義現在正在碰釘，唉！我真未免多事了！爲什麼呢？真的話性教育可以救國嗎？

第二章 中國國民性的概別

前面已經把我對於中國內亂發生的根本原因，——國民劣根性之騷擾。以及醫治這內亂的性教育之意義及其必要說出來了；因為我覺得如果要施行性教育必先要把性的存在認識才可以。這裏所要說的就是這句話的範圍了。

我們那句聽慣了的話不是說嗎？『立國數千年來』。這數千年的中國，父而子子而孫一代傳一代傳到現在。有形的遺傳品如古籍古董古蹟……之類，無形的遺傳品却是眼看

不見耳聞不着的性。孔家學者說的仁義禮智信，這可說是性的好那一部份，殘賊奸詐：等。可說是性的壞那一部份。一個國民的靈魂中，因為他或她受了父親母親的性的遺傳而成了一個相似的——指父母親新型的性，已經是好壞參半的了，在最初；後來在社會上受了同樣的人性的感化作用，或者把壞的淘汰了去好的獨活起來，或是好的全喪失了讓那壞的占了性的全部。于是再遺傳下去，（也自然有些不遺傳下去）綿綿延延以至於無窮。

照物質不滅的原理來說，性的數量大約不會變動的。所以如果我們現在來分析性呢？照古人的分拆法未常不可，可是因為字義上的關係，我現在暫時分做下面這樣子：

人性——國民性

壞的

好的

乘貴恭順

殘忍

鄙吝

利己

好高

嫉忌

不負責

盲從

庸笨

勇敢

精高

力行

博愛

競爭

篤敬

忠信

忍耐

務實

上表所列，不一定是對的，不過暫時這樣假定。在我覺得：一種好性情常是一種壞性情的反面；所以每一個人做了壞事的前後或當下，必有良心發現之一着。至於什麼對什麼而成立，這可以不必說出來，讓大家去自己找。也許不是刻板板一種對一種的。

在此生出一大問題就是：好和壞拿什麼來做標準？如果拿適於生存來做標準，那就大錯特錯，因為現在許多強暴的人只求他個人的適於生存而殺死了多少弱怯的良民；那

末，拿社會需要來做標準對不對呢？依舊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需要人人有壞透了的性情才能做出壞透了的壓迫或掠奪的舉動。這時候，社會上還需要什麼忠信篤敬一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答覆這問題，不能不轉求之於性的自身。性在原始時代是怎麼為好我們就叫做好，怎樣為壞我們就叫他壞。

這個道理我們明白了，於是有人問：現在全世界都是資本主義支配着，你不知道嗎？這問題比前一個問題容易答覆。不錯！資本主義社會用不着好的國民性。大家都應該相率為僞才能有飯噉有衣穿有汽車坐有洋房住有女人人懷有貴客上門，……然而我們甘心做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人民嗎？恐怕豬頭三也不甘心，那末，我提倡性教育要驅除壞的國民性培植好的國民性，還不是完全沒有用處。

進一步說罷！

只有發展性的教育才能消滅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根本由於壞的人性製泡而成，